

六盘山

编者寄语

《望见春天，望见山》，字句看似平淡，却满载生活体悟，合卷之余，引人遐思。诗歌仰仗热忱，小说依托遐想，而散文，终究源于阅历，成于积淀；

《蒲公英》，少了些粗犷，多了份娇嫩，方寸之间的厚重与灵动。年复一年，蒲公英仍会在旧日的土地上生长绽放，也随风去了远方。

草木寄情，万物藏道，文学的生长与运行亦是如此。

步履所至，山水连绵，行走的脚步于名山秀色间，观万象，悟本真。

奔赴名山大川，如果只是匆匆一瞥，终不及缓步静观，于朝夕阴晴之间，方得山水本然而目。

村居檐下，耐耐细看。辛稼轩词云：“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旧时乡舍，土墙茅顶，以草为檐，经年风雨吹晒，茅草色暗质旧，参差零落。一室一檐，看似朴拙简陋，却藏着岁月消磨的痕迹，这便是人间常态。

午后开窗，天色晴朗，万里无翳。柳隙望天，云天清明，草木静立，寂然无语。昔人有言默然相对之美，正是如此。

世间好物不在张扬喧闹，而在静中生，默默自成。春风、晴光、林木、流云，皆是循序而至，不促不迫，安稳落在人间。

风穿庭户清润扑面，心中浮躁一时尽散。野花草木随意生发，无人修整，自在烂漫。天地本宽，万物各有生性，不待人为修饰，方是本真。

阴晴流转，本无定形。方才日色明朗，景物昭然，转瞬烟光轻起，漫布林间檐下。雾气或聚或散，随风而行，移步换景，每一刻光景，皆是新态。

世事变迁亦是如此，无常乃常态，能静以待之，便是智慧与定力。

循溪而行，涧水清浅，见底澄澈。水绕青石，曲折流淌，声细而长，无汹涌之势，却日夜不绝。

山间流水经年不息，默默滋养草木，润泽一方风物。可见天地滋养万物，不靠声势浩大，贵在恒久自持。

日暮风凉，晚霞垂落，天光柔和，烟霭皆染暖色。四顾周遭，无巧饰之景，无浮华之态，只余朴素清静。

景不必奇，贵在真；境不必奢，贵在静。山不自高，而灵秀自生；水不自奔，而清欢自足。

静坐观物，洗净尘垢，始知人间至美之境，多在清淡平常之间。

望见春天，望见山

——魏邦荣散文集《望春山》及其他

□ 张占明

美，不是结构严谨之美，也不是经历离奇之美，而是那份起于心、忠于真、发乎情的真诚之美。让人品读时或掩卷后，下意识“啧啧”两声，舒缓一下，感受到平和与幸福。

魏邦荣有这样的文字，多少令我有些惊奇，惊奇之余，静静地想，仿佛又有依可循。现在的他为人平和，安静得像一面湖水。但在我的印象里，从前的他并非如此。如果你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宁大校园待过，你一定会看到看到一个穿着灰褐色风衣的男生，每日穿行在新建的白色教学大楼和藤木覆盖的图书馆之间的林荫小道上，长发飘飘，手执书卷，意气风发。他总是仰着头，眼里闪光，目光呈45度望向远方的高处，一边疾步行走，一边口里念念有词地吟诵着自己刚写的诗歌。那时的他，笔名叫“黑谷”，是一名校园诗人。他喜欢顾城、海子、骆一禾，喜欢太阳、麦子和土地。

后来，不知道从哪天起，他喜欢上沈从文和汪曾祺，迷上了《边城》《受戒》，他同情翠翠，为她落泪，感受明海的境遇，辗转反侧。也是从那时起，那份拍案而起的激昂悄然遁形，那种温和之情浸入他青春的额头。

20年前的夏天，我们一帮喜欢文学的青年学生，受到惜才爱才的《宁夏电力报》原总编辑杨克兴的邀请，利用暑假到报社勤工俭学，我们8人被分成4组，分别被派往宁夏的各大电厂深入一线采访。清晰地记得，我们在大山坳里的中宁发电厂大会堂里采访一线劳模，在青铜峡水电站的大坝上采访刚从部队复转到电厂的一名老兵。那时，我出手快，一篇篇简讯很快见诸报端。而魏邦荣却不紧不慢，和采访对象东拉西扯，有时甚至彻夜长谈，天天忙活着采访，却没发几篇稿子。后来，当我们假期结束准备返校时，他的人物报道一篇篇不紧不慢地刊发，那些平凡的一线工人在他的笔下跃然纸上，生动鲜活，让人喜欢。

在我拿到《望春山》时，封面上跳跃的诗意话语，让我感觉到那个曾经的校园诗人又悄悄来了。打开集子，一篇篇品读，或快或慢，或急或缓全凭感觉。在我看来，整本散文集的文字平实隽永，看时觉得平淡淡皆是生活之所经历，掩卷后却让人若有所思，不肯释手。

我一直觉得，散文不同于诗歌和小说，诗歌需要激情，小说需要想象，而散文，更多的

是需要经历和积淀。在《望春山》里，处处弥漫着这几种气息。《望春山》共分6辑，每辑都有个诗意的名字：《落在人间的雪》《城外的夕阳》《秋雨檐滴及远山木叶》……每辑中均有10篇左右的文章，几乎每一篇也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不止览山》《坐着看夜》《自然在别处》《风雪与沉静一同归来》……这些诗意的标题，总让人想对内容一探究竟。然而当你读时，却发现静水流长中，岁月的本色平实甚至平凡，如同这些经历也发生在你的身边。因为每一个看似平常的经历，都洋溢着生活的气息，鲜活而生动。那些彼时的人，那些生活中平常的点滴，经由岁月沉淀，都在回眸凝望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生活之美好，岁月之醇香。

或许，这就是散文带给我们的美好，平淡之下蕴藏着生活的真谛。诗意的文字很美，而真正的，是生活的诗意。

我的文学造诣不深，但作为看戏之人，自己不会唱，却喜欢品头论足。《望春山》让我不仅望见了坚固屏障的心灵之山，也望见了绿意盎然的生活的春天。

小宝茶话

手捧魏邦荣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望春山》，仿佛隐隐嗅到一股墨香，那墨香是清新美好的，让人有想深呼吸的感觉。

“人生如寄若尘/还好/有一座春山在那里/放得下尘世/盛得下山水”。腰封上的这段文字，是对这本书的诠释。拿到书时，封面那一抹太阳和土地融合的色彩，给人以温暖。仿佛手捧着的是一封家书，抑或是生活馈赠的礼物。而其中蕴藏的既有岁月的积淀，也有爱的温情，既让我如获至宝，又不想敷衍潦草地翻阅，而是捧在手里慢慢品读。

我有这样的感觉，并非因为我和作者是很要好的朋友，而是基于对文字的喜悦，对真诚的偏爱，对内涵和底蕴的追求。如果质朴的语言和真实的经历能让人感同身受，所见所感所思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样的作品，我认为才是好的作品。这种好你不一定能说得出来，但一定能强烈地感觉到，这种美，不是辞藻华丽之

灵犀

午后

□ 马小龙

立夏了，银川的昼夜温差依然较大，前几天还有些凉，今早推开窗，外面晴空万里，公司外面的那几棵柳树早已枝繁叶茂，枝条垂向地面，悠闲地晃来晃去。

透过柳树的间隙，天空如同一张巨大的淡蓝色背景板，将这午后的明媚尽数勾勒：蓝天、白云、绿柳、刺柏……它们只是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我脑海中冒出顾城的诗：“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一刻显得格外贴切。我想，万物的美好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它们不是喧哗着来的，而是悄悄地、一点一点地，把自己安放在枝头、风里、光中。

枝正冒出新芽的树丫间，还残留着一枚凋零的玉兰花瓣。那花瓣被一截细枝洞穿，叶片蜷缩着，呈焦黄色，了无色泽，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成粉末，它就那样固执地挂在枝头，放任新芽穿身而过，长成完整的树叶。一枯一荣就这般沉默地对望着，或许过不了多久，那枚花瓣就会落下，再次归入泥土，而新芽会渐渐舒展成一片完整的叶子，在夏日里投下一小片阴凉，到那时，没人再记得这朵曾努力绽放的玉兰花。

我忽然有些惆怅，新与旧，生与死，没有谁刻意掩饰，也没有谁喧哗争抢，人生一世，恰似草木一秋。公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散步的、遛狗的，三三两两，不紧不慢，阳光正好，暖意融融，我渐渐有些困了，起身往回走。

这美好的午后时光，是该回去慢慢读一首诗了。

檐下

□ 李季

辛弃疾《清平乐》词云：“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过去乡下的房子多为土墙茅顶，檐是披草屋檐，故称为“茅檐”，经雨淋日晒，披散的茅草成了灰黑色，印证着无尽岁月。

“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燕子向来自来入住在一个屋檐下，和人相亲相爱。檐下除了燕子外，还住着麻雀，它们一天到晚喋喋不休。燕子吃虫子，而麻雀总是偷吃粮食，还常飞到锅台上，啄食剩余的饭粒。所以，燕子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而麻雀恰恰相反，我们经常搬着梯子，爬到檐下，抄麻雀的家，掏出一窝麻雀蛋，或是嘴巴黄黄的麻雀蛋。雪天，会扫出一片雪，洒一些麦子，用竹筐箩罩回几只，用绳子系住它们的腿，拉着它们，让它们飞来飞去。

夏天檐下蛛网比较多，我们举着竹竿攀下来后，满村子跑着粘知了。数九寒天时节，一场大雪后，房顶被白雪覆盖，家家的檐下都会挂出一排长长短短的冰条，伸手就能够到。我们摘下来后，拿在手里玩，从不嫌冻手。有些孩子甚至当冰棍吃，被大人看见，冰条被夺走扔掉，还会被呵斥几句。

我们喜欢满月的夜晚，月色如昼，不误我们在檐下拍纸板、打弹子、跳房子。月光穿过房檐，穿过木窗，洒亮小屋，窗前静坐的少女，是谁的姐姐？

“檐细雨春阴薄”，春雨携带着微凉，淋湿了房檐。大人们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地里忙着春耕，孩子们在门边坐成一排，双手托腮，望着檐下垂挂的雨帘，有些小小的莫名的惆怅。夏天突如其来暴雨却让人兴奋，尤其是久旱之后，大人和孩子们笑着从地里、野外跑回来，也不换下已经淋湿的衣服，就站在门口看雨。檐下的雨帘成了瀑布，孩子们把手和脚轮换着伸过去冲着玩，水桶和脸盆放过去，不一会儿就满了。

檐下是夏夜乘凉的地方，竹床整个伏天就放在檐下。檐下风凉，还淋不到露水，男孩子的盛夏之夜大多是在檐下度过的。星光低垂，洒满房檐，时时参与着人间的悲喜。

檐下最热闹的时刻是冬天日上三竿时，人们聚在一起晒暖聊天，享受一年中难得的清闲时光。檐下挂着一串串玉米穗、一串串大蒜、一串串干辣椒，还挂着腊鸡、腊肉。喜鹊在枝头叫着，不知谁家来了亲戚。鸟鸣庭树，日照屋檐，太阳移到正南方，家家的檐下飘起了淡蓝色的炊烟。村子，祥和安宁；时光，悠远绵长。而昔日的孩子们都已长大，去了远方；那时的大人们都已老去，有的已早早故去。草房子早已不见，成了砖瓦房、楼房，茅檐和檐下的往事都已惘然不见。

多年前听过一首歌，“檐下的花儿静静开，夜风似影久等在门外，残月独挂在窗台，将回忆映白，怀那人还在不在”。父亲蹲在檐下微眯着眼睛的样子，母亲坐在檐下低头纳鞋底的身影，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而老家檐下的炊烟，早已消散经年。



玫瑰园

李蓓蕾

且听风吟

江城子·千里江山

□ 杨立山

万峰叠水意悠长。
雾茫茫，黛苍苍。
滴水凝烟，远色映斜阳。
青山耸峙容万象，涵碧落，纳穹苍。
浮生弹指历沧桑。
路匆忙，鬓微霜。
欲效山河，胸次自疏朗。
一念凌云生事远，心已在，万峰上。

归途

□ 刘心宽

群山未醒。我已踏上归途
绿皮火车太慢，我要乘坐动车或
高铁

这些年，一直在秦岭山脉上奔跑
或者，从山脚攀爬山巅
或者，坐上蛇一样的火车穿越
偶尔，从山洞里探出头来
感受山脉的气息和雄浑
像完成一次盛大的邀约

故乡

山花烂漫，稻香鱼肥
码头，门口
一群人围着一人
满头白发的老奶奶
走到她的面前，我说，
“妈妈，祝您生日快乐！”

四季

蒲公英

□ 李荣

偶然在手机视频里看到了几盆蒲公英老桩，看着它们经人工干预后呈现出的美学姿态，感觉熟悉又陌生。为数不多的锯齿状叶片不再是我记忆中服帖、亲近的模样，少了些粗犷，多了份娇嫩，却向上挺拔。

空心直立的花茎上顶着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灰褐色的主根上遍布沟壑与褶皱，形状各异。有的从根底蜿蜒而上又亭亭玉立，像姑娘起舞的曼妙身姿；有的根系粗壮且分枝，敦实厚重，尽显苍劲古朴之态；也有老桩扎根盘结，紧紧抓住土壤，透出一种力道之美。盆景，经人之手打造，不可否认，方寸之间厚重与灵动并存，

颠覆了我以往对蒲公英的认知。

然而，视频中的精致终究隔着一层屏幕，记忆中的蒲公英却越发清晰。

在田间地头、山坡上，甚至坟旁，随处可见蒲公英的身影，我们喜欢叫它黄花苣荬，也有人叫它婆婆丁。它恣意地生长，叶片坦然地用低伏的姿态紧贴地面，努力向下生根，向上生长。风来了，它带着绒毛的种子借风势远行，且随遇而安，在每一处落脚之地繁衍生息。它是田间地头的野草，也是人们的盘中餐。

夏日的黄昏，当我粗暴地把带着小黄花蒲公英一棵棵铲起，它受伤的嫩茎上立马渗出

一滴滴乳白色的泪滴，沾染了我的手掌心。这并不能让我停下，我机械地重复着铲草的动作，时间就在铁铲的起落和草茎断裂的脆响中溜走了。晚霞映染了天边的云彩，绚烂又温柔。

我直了直腰背，望着远处的学校，我的心中却升腾起一种酸楚悲壮的情绪。心里明白再也不能踏入其中，我的人生也终将多走些弯路。我嘴里叼着蒲公英的花茎，一种淡淡的苦涩在舌尖散开，也在心底慢慢沉淀。

日落西山，传来几声乌鸦鸣叫，惊觉田野如此空旷孤寂，我才回过神来，捡起落在田埂上未看完的小说，恍恍惚惚地推车上路回家的路。

蒲公英和那些杂草一起，蜷缩在自行车后的袋子里。许是它们也是心里忐忑，不知我将如何处置这些杂草，正如我不知如何面对以后的人生。我并未注意到蒲公英乳白色的泪滴，正从尼龙袋上渗出来——就像我委屈的心事和深藏心底的梦想，同样无人知晓。

回家把蒲公英挑出来，在树墩上剁碎，拌上糠麸喂鸡。它乳白色的汁液沾染了树墩，也沾染了我的手指。我常因手上搓洗不下来的黑黢而抱怨，却忽视了母亲因常年劳累患风湿变形的手。等我知道心疼母亲时，她的手指已成旧疾，无法根治，我的心里就像沾染了蒲公英的汁液。

年复一年，蒲公英仍会在旧日的土地上生长绽放，也随风去了远方。只是离开那片土地多年，我已说不清它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在它的梦里。蒲公英，见证了懵懂又迷茫的青春。

六盘山
副刊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 nxrlbpls@126.com